

黨

派

問

題

青著

時代思潮社出版

青著

黨
派
問
題

時代思潮社出版

黨派問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三版

著者 葉 青

印刷者 中國合作圖書印刷所

地址：秦和上田碼頭

出版者 時代思潮社

總經售處 中國文化服務社

力學書店

序言

「黨派問題」一書，編成於去年四五月間。那時曾在卷頭寫了如次一段話來代序言：

「黨派問題底解決有三：一曰政治的，二曰事實的，三曰理論的。『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政治的解決也；蔣汪總裁覆書於國家社會黨和青年黨代表，事實的解決也；著者在本書中所提出的意見，則理論的解決也。此理論的解決雖不必見諸事實，施諸政治，却可存諸思想，使我們對於問題有所明瞭。一切書底作用不外乎此。因將本書付印，以供世之研究黨派問題者底參考」。

關於本書底出版，我是交給抗戰出版社的。因為久未印成，也時常催問，到今年七月，抗戰出版社將本書退還了。雖然時間之過去已滿一年，却仍不失其時間性。就在抗戰以後亦有出版必要或者尤有出版必要。

這點，是有事實作證明的。在本書各篇文章於去年一月起至五月止發表完畢後，到去年和今年上半年也陸續有很多談黨派問題的文章。有一部分編成了一本書，叫做「所謂黨派問題」。而「明恥」半月刊在第一卷第三期上還出了一個黨派問題特輯。這不是本書仍不失其時間性的證明嗎？

它底內容，在論據上，是特別的，與一般人的不同；在主張上，是正確的，為很多人所

行成。所以就在已經有了若干文章，一本書和一個特輯之時，它底出版也絕不是湊熱鬧，而有其理論的意義和時代的意義。

為證明這點，且將本書各文被轉載選錄的情形談一談。這也是出版它時應該說明的一點。

第一篇，「關於政治黨派」，發表於「掃蕩報」去年一月十六日新聞版，轉載於「血」路第二期，各地報紙亦有轉載它的；以後被選錄于「抗戰文選」（拔提書店），「一黨專政還是聯合陣線？」，「統一戰線下的黨派問題」等書中。

第二篇，「國民黨與各黨各派」，發表於「前途」第六卷第四五期合刊裏；後見「戰鬥」第十七期亦載有它；再後出版的「健黨與建國」一書，則選錄進去了。

第三篇，「國民黨批判之批判」，發表於「大時代」第十二期；「抗戰嚮導」第七期轉載出來，把題目改成「對國民黨正當的認識」，編者更加上按語，認「所論各點極為正確」。

第四篇，「從民意說到國民黨」，發表於「大時代」第十三期，所用筆名與前篇同，不是葉青而是幾乎未曾用過的一個新的筆名。

第五篇，「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發表於「前途」第六卷第九期，後見「創導」第二卷第十期刊載了它，「統一與抗戰」一書在選錄時把題目改成「一黨專政與抗戰」而編進去了。

第六篇，「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比較」，是講演過多次的。寫於本年十月，於本書各篇為最

後。先寄「抗戰與文化」發表，後寄南充「民衆日報」發表。它應該是引起人們注意的文章。（現在，「滿地紅」第二卷第三期，「大風」第六十四期，「華僑動員」第二十二期均刊出有它。江西力學書店和前進出版社把它印成小冊子了。——一九四〇·五；二一）

第七篇，「共產黨底存在問題」發表於「抗戰與文化」第一卷第十二期。但先於該期就被抗戰出版社印成單行本，不久即再版。成都有翻印，河南有翻印，別處亦有翻印。對於題目，則是「中國共產黨底存在問題」。

第八篇，「一黨政治與中國」，發表於「前途」第六卷第十四期，「民力」第七期和「民心」第七期均曾刊出。「革命領導權」一書則把它收進去了。

以上八篇文章，除第六篇外的轉載和選錄，均就我所見到的而言，只一個由傳聞得來，但極可靠。其未見到未聞到的，當然還有，特別是「關於政治黨派」一篇，被轉載得很多。因此，這些文章底影響也就可以推知了。而第一篇，「關於政治黨派」，要首屈一指。它不僅在本書八篇中是最早的一篇，恐怕在談黨派問題的文章也是最早的一篇吧。在它發表後出現了談黨派問題的一些文章，一些特輯（如「血路」第二期和「戰鬥」第十七期），一些專書（如「一黨專政還是聯合陣線？」和「統一戰線下的黨派問題」）。而在主張上有很多與它共鳴。我這眼見有始而不同意它經過一年後又同意它的作者。

這一切，便是我要在萬分困難中出版本書的原因；雖然「關於政治黨派」原是「抗戰中

的問題」那書之一章，「國民黨批判之批判」和「共產黨底存在問題」原是「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那書中的兩章，而二書又早已出版，其它五篇除一篇外亦已發表，多被轉載，還有被選錄者。並且，除開這一切外，就是因為黨派問題在實際上是一個問題，有研究價值，而把八篇結集成冊，以供參考，亦有出版必要。

至於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在夫上年便已完全，並且發表了七篇，可算告一段落。以後在陝西省戰時行政人員訓練所，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四團，陝西學生集中訓練總隊，重慶青年招待所，中央軍校特訓班政治隊等處講演黨派問題，皆根據它們，發揮它們。因此我自己也有印成一集來保存它們的必要。

一九三九·八·四。「第六篇」一段，寫於十月十九日。

目次

| | |
|--------------|----|
| 序言 | 一 |
| 一 關於政治黨派 | 一 |
| 二 國民黨與各黨各派 | 九 |
| 三 國民黨批判之批判 | 一六 |
| 四 從民意說到國民黨 | 二六 |
| 五 關於一黨專政的談話 | 三九 |
| 六 國民黨與共產黨之比較 | 四九 |
| 七 共產黨底存在問題 | 六二 |
| 八 一黨政治與中國 | 七七 |

一 緒論 1

二 關於我國海軍之現狀 10

三 海軍之重要性 25

四 海軍之發展 45

五 海軍之訓練 65

六 海軍之紀律 85

七 海軍之福利 105

八 海軍之國際地位 125

九 海軍之未來 145

十 結論 165

一 關於政治黨派

哲學上有黨派，政治上也有黨派。在抗戰以前，哲學上的黨派呼聲高唱入雲。抗戰一起了，政治上的黨派呼聲掩蓋了它，並且還成了一個問題。這是可以從有些人開口閉口都不離開的『各黨各派』，『加緊團結』一類話句中看出的。因此誰也不能否認今天有一個黨派問題——黨派團結問題存在。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把它底歷史的起源考察一下。

在中國歷史現階段上，國民黨做了很多的工作。最初，它把封建政治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後，即實行選舉，由各黨各派參加。這種試驗的結果，成績甚壞。加之軍閥割據，需要統一，而騷亂主義者，陰謀詭計者又到處搗亂。於是國民黨不得不應着創造統一國家的需要，暫時由它一黨掌握政權。別的一些黨不贊成這個辦法，起來反對。最初，它們各都自命爲一大黨，不承認其它。這時是沒有所謂各黨各派的。但國民黨底辦法適合中國創造統一國家的需要，使得別黨底運動歸於失敗。這時，它們沒有辦法，只好互相承認，聯合一致，在日本加緊侵略中國時向國民黨伸手，並且表示誠懇。國民黨代表全國人民，以民族利益爲重，遂不咎既往，與以容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它們都得着相當的地位。但是它們還覺得不夠，主張把團結再加緊一點。

從此可知「各黨各派」一句話，含有深刻的鬥爭意義。無論各黨各派在反對國民黨時或聯絡國民黨時都不外向國民黨說：你也是一個黨派，與我們同，所以你應該承認我們，我們有資格與你講平等；政權是國家的，大家都有份，你必須允許我們與你平分政權。而「加緊團結」一句話底鬥爭意義則在於鞏固既得權利和爭取新的權利。它底意思即是向國民黨說：我們底團結還要加緊，所以你不能罷免我們；同時還應該給我們一點，彼此已經團結了，並不是外人呀！

但是，它們——國民黨以外的黨派總感覺得加緊團結有困難。雖然它們這種困難歸於外面的挑撥離間，但却非常明白「主要的還是……內部的弱點，各種誤會和磨擦」。它們遂努力於打破弱點，解釋誤會，減少磨擦的工作。並且提出「大家相見以誠」，「一切爲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共同工作，共同負責，共同發展」等等信條。然而它們自己也承認「某些磨擦……難於完全避免」。因此有人覺得方纔團結起來的陣線，已因「無信心」，「離心傾向，互相埋怨與磨擦」而「開始」了「內部的動搖」。但是抗戰又需要停止黨派紛爭，實現「鐵一般的團結」。那末怎辦呢？怎樣加緊團結嗎？

這便是黨派問題提出的經過，意義及癥結之所在。

我不會加入任何黨派，所以我來解決這個問題絕不站在任何黨派底立場。那又不是個人底立場呢？否。我想以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爲立場。而且我想只有站在這種立場下纔

能對黨派問題——黨派團結問題以正確的解決。

要了解中國底需要，必須了解中國歷史底現階段，不能就任何人底主觀感覺來說。中國歷史底現階段是由封建到資本的時代，因而呈出由割據到統一的趨勢。在這個階段的政治課題是完成統一，即創造近代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簡單地說，是在消滅地力割據之中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家制度。這樣的工作，當然需要一個政黨來領導。按諸各國底近代史，莫不皆然。所以政黨是創造統一國家的條件。

由甚麼政黨來擔任這個工作呢？凡在這個階段中出現的政黨，都可以自告奮勇。於是互相競爭起來。到底誰來擔任呢？結果是認識了統一又有力量來實現統一的政黨為歷史所選擇，其它的政黨被淘汰了。從中國近幾十年底事實和近十年底事實看來，當選的是國民黨。這個階段底歷史使命便落到國民黨身上來了。它底一黨掌握政權，乃是歷史底決定。反之，其它政黨底失敗，也是歷史底決定，怪不得誰。

這樣，國民黨以外的黨派怎能與國民黨平等呢？要講平等，只能從形式上說，法律上說。然而這是空想的，觀念論的見地。在事實上和歷史上，國民黨是負有歷史使命的黨。因為這樣，它總處於勝利底地位。幾十年來，尤其近十年來，很多的黨派與它競爭，甚至內反對它到打倒它，結果都把它消滅不了，反之倒是那些黨派趨於消滅，或向它妥協投降。這是甚麼意義？這是中國需要它的表示。

因此，國民黨是一切黨派中的驕子，它以外的黨派，根本不能與它講平等。政權雖是國家的，國家却願交給它。在現階段、在變革時代，只有它纔有資格掌握政權。它底政權，是一種民主專政——國民的民主專政。難道它還不是在代表全國人民掌握政權嗎？反對它的黨派所堅持的選舉，不過是一種手續，一種形式而已。這在革命的國民黨把它看得較輕。然而也不是不要選舉，只以種種情形不得不延緩。它把選舉看成是憲政時期底事情。

別一方面，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在中國特別艱鉅，因為中國疆域廣大，人口衆多，封建割據尚存在，而且有新的割據出現。此外還有外國對於這些割據勢力的影響和援助。在這種情形下需要一個大黨——國民黨，並且需要它來代表國民掌握政權。只有這種方式纔簡單，便利，運用靈活，足以應付艱鉅的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

所以國民黨一黨掌握政權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歷史的背景或時代的需要。這是今天任何黨派也應該明白，並且也應該承認的事情。否則便是對於幾十年來尤其十年來的歷史茫無所知。大家還不應該用認識去代替反對嗎？

現在我們來看抗戰底需要。抗戰是戰爭，不獨關於國家底存亡，而且是一個最廣大的和最艱難的工作。沒有強固的中央政權，不能勝任，在統一未完成的中國，尤需要強固中央政權。因為要它纔能發動全國底兵力，財力，人力和物力，領導抗戰，爭取勝利。然而強固的中央政權在近代必須以大的政黨為條件。俄國革命後的事實和意國政變後的事實都證明了這

點。那末國民黨便成爲抗戰時期底一個需要了，沒有它，強固的中央政權就沒有基礎。

是不是可以用別的黨派來代替它呢？不可以。因爲抗戰發生在由割據到統一的階段，它所需要的強固的中央政權要統一纔能給與。所以抗戰底需要與中國底需要是一致的，當然只有國民黨相宜。

日本帝國主義明白這點，所以它底侵略在政策上以破壞中國統一因而以推翻國民黨爲主。國民黨本沒有像任何別的黨那樣高唱抗日，然而日本在中國一切黨派中的眼中之釘却是國民黨。河北問題底要求是要國民黨和中央軍退出河北。現在河北底漢奸不是又奉了日本的命令在那裏大聲疾呼地反對國民黨底一黨專政嗎？別的黨呢？日本毫不注意。所謂防共，當然是一種口實，乃對歐美各國掩飾其侵略中國的煙幕。這不從反方面把抗戰需要國民黨一點證明得非常顯然嗎？

中國需要國民黨，抗戰需要國民黨。有了國民黨，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和對日抗戰的工作都可以做得成功。沒有別的黨，這些工作依然做得成功，而且還要便利一些，迅速一些。但若沒有國民黨，那就甚麼都談不到了。這便是國民黨底出現並非偶然的緣故。

明白了這些，還有甚麼黨派問題？假使有了，我們底解決也應該根據歷史底發展從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上大聲疾呼：尊重國民黨底惟一性！擁護國民黨底領導權！它是不二的大黨，惟一負有創造國家、抵抗日本以完成其歷史使命和民族主義的黨！

此外的黨呢？如果要給中國做點事，為抗戰出點力，那就只有跟着國民黨走。

是的，它們要跟着國民黨走。這是很可嘉許的事情。但正因為要跟着國民黨走，纔提出「團結」底口號來。正因為要團結得好，所以纔提出「加緊團結」底口號。如果這是沒有別種用心的，那也很可嘉許。

但是團結兩種方式，一為聯合，一為統一。聯合這種團結方式以承認各單位為原則。所以各個單位雖是聯合了，依然各是各的。這「各是各的」一點，便是「離心傾向」底根源。而一個離心傾向就要發生「難於完全避免」的「某些磨擦」。所以聯合式的團結不能堅固，亦不能持久。而且在某種情形下還要火迸起來。統一這種團結方式則不然。它用以大併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融化便合而為一，根本沒有離心傾向。所以主張加緊團結的人，應該主張合併。這個合併，根據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的歷史教訓，在實現以後即不能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在國民黨外保存組織。

這樣的團結，最為堅固。可以嗎？應該嗎？從事實上看來，是可以的和應該的。因為國民黨外的黨派，主張國家主義的，其國家主義與國民黨底民族主義無別；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其國家社會主義與國民黨底民生主義無別；主義民族革命的，其民族革命亦與國民黨底民族主義無別；主張民主政治的，其民主政治與國民黨底民主主義無別。在政綱上亦根本相同。這怎不可合併於國民黨呢？

就是主張社會主義的黨，亦可採取同樣的辦法。它本來與國民黨有別，但在今天，既然一面接受國民黨「根絕赤禍決議」，一面宣言信從三民主義，服膺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決議，並且要共同工作，共同負責，那不是完全轉變到與國民黨沒有分別的境地去了嗎？既然如此，既然一切都共同，爲甚麼不合併？爲甚麼還要來一個「互相」——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依然成各是各的樣子呢？那是應該合併的。

從此可知今天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都沒有獨立存在底理由。從它們的言論看來，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底理由。假如合併了，即是說統一於國民黨，那對於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便非常相合。在難於統一而又在此過程中遇着強敵發生艱鉅抗戰的現階段，有了這樣的一個惟一的大黨——國民黨，不是很可幸的嗎？

然而到現在，解散黨部聽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很少。大多數依然保持其不必要的獨立性，這適合於中國需要和抗戰需要的嗎？否。一切同於國民黨而還要在國民黨之外單獨存在，這便只有純粹的組織不同了。因純粹的組織不同而單獨存在，難道還是爲了民族利益，抗戰利益嗎？否。那顯然爲的派系底利益——黨徒們自己底利益。有了團體便可引起人底重視，好向人家談合作，分得一官半職。

這樣的黨派，全然沒有歷史意義，有甚麼價值呢？爲了把國內一切都集中到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之前來出若干力起見，希望它們發生一個根本的覺悟，拋棄派系利益，爲民族利益

而奮鬥。

一九八三，一，一二